

陷。我将以上情形，及时电报哈尔滨电业局徐士达局长，转报北京张学良副司令和在锦州的张作相（关于熙洽和多门会见情况是听到熙洽本人和他的副官亲口说出的）。

当晚8时许，日军已开始侵入吉林，从站下车，派尖兵搜索前进，以次占领通天街、牛马行和各机关。吉林电台在建设厅前靠松花江沿，我早派有了望哨。及至日军侵占建设厅后，我发出最后一份电报说：吉林沦陷，从此不能通讯。遂将机器撤走，抬到江沿埋藏起来。翌晨（22日），我看到日军对穿军服的人任意杀戮，有些老百姓也因穿破旧军服而被杀。以后我穿便服乘客车抵长春，回到家里。听说我去后，当天下午3点，电台被日寇占据，搜查各室并把全体职员带走，并拆走电台全部机器。

（摘自《吉林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）

日军侵占长春见闻

王德五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时，我正在长春任“泰东日报”驻长春分社社长的职务（该报系日人在大连出版的报纸），对于事变前后日军侵占长春地区的情形，回忆所见所闻，概述如下：

敌军阴谋进攻，我方毫无戒备

满铁沿线的日本驻屯军，经常在铁路用地附近，举行军事演习，已属司空见惯之事。虽然也有时把预定演习的时间和地点通知我方，说是实弹演习射击，请转告居民勿为惊疑，但是

事情长了也就没有引人注目。正因为这样。所以当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的前几天，驻长春的日本军三十八联队，又在头道沟铁路用地的街道巷口，如临大敌一样堆积沙袋，装设铁丝网，修筑工事忙碌异常，人们认为又要进行什么军事演习，也就照常不加理会。至于地方军政当局，虽然也都知道当前的中、日关系颇为恶化，形势紧张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但总是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认为只要我们事事退让不去惹它，或不至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因此地方当局，曾经时常告诫所属，无事不要到头道沟附属地去闲游，以免发生事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敌人无所顾忌地修筑工事，显然别有企图的时候，也还是熟视无睹。于是长春的“九·一八”，也就同沈阳一样，是处在事前不加戒备，事后不予反抗的情况下沦陷的。

在不抵抗命令下断送了长春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当时，日军在长春头道沟西大营只驻有一个联队（相当于一个团）。而我军在长春南岭驻有东北炮兵第十团穆纯昌团，步兵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任玉山团和一个辎重营，二道沟驻有步兵第二十三旅六六三团一个营。此外城内还有一个机枪连。不但是在数量上比日军多，而且在配备上也非常完备，尤其是如穆纯昌所部的南岭炮兵独立团，素称为东北军的精华，装备武器都很完备。这样的实力是会引起日本军的极大注意的。所以在日军发动事变时，事先就把它驻在公主岭的骑兵调来长春，配合驻长春的三十八联队共同行动。当日（9月18日）午夜，驻公主岭的日军骑兵，急行军赶到长春，由大岛联队长统一指挥，配合三十八联队开进南岭我军的驻区，向我军炮兵团和步兵团采取全面围攻的阵势。同时又抽调部分兵力，开往二道沟偷袭我步兵营。日军这样的布置，我南岭和二道沟的

驻军事前竟毫无戒备，当时都安然进入梦乡。及至哨兵发觉得到报告时，日军已逼近营房。二道沟驻军步兵傅冠军营长，得到哨兵报告还不肯深信，竟打开门灯向外张望，恰好给包围在墙外的日军找到瞄准的目标，枪声响处傅营长受重伤，同时阵亡炮兵连附一人，伤亡士兵数十人。营长既伤，所部就乱成一团。子弹库同时已被日军机枪封锁，想要应战已不可能，只好徒手空拳向外突围，以致遭到大量杀伤。

南岭驻军炮兵穆团长和步兵任团长，得到哨兵的报告后，立即电话请示吉林，当时东北边防军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兼主席张作相因父丧回原籍锦州，参谋长熙洽代行职务，竟向穆、任二团长指示说：“急速撤走，不准抵抗。”当时两团官兵，虽然群情激愤，愿决死战，无奈重武器库已为日军所控制，只好携带少数的轻武器（多数官兵是赤手空拳），冒死突围且战且走，死伤非常惨重。后来炮兵团撤至距长春40余里的新立城，步兵团撤到长春东稗子沟，而大炮36门及库存弹药粮秣悉被日军掠获。

周斗钦、修长余屈膝投敌

当日军于9月18日深夜，开始向我南岭、二道沟两地驻军进行包围时，城内居民都正在睡梦中，拂晓（19日），因我军向外突围始闻枪声，还认为日军又在举行什么实弹演习，并未疑及其它。晨起，路上行人议论纷纷，不知发生什么事故，群相惊疑。我从三马路住所走向头道沟，在七马路口（头道沟和城内的交界地），才发现有日本军警在把守，不准任何人通行。上午11时左右，我到城内市公安局访问修长余局长，得到以下一些情况：

满铁沿线日军驻军，在昨夜全面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，详细情况和原因现在不明。

长春市政筹备处周斗钦请示吉林省当局，熙洽参谋长电话指示说：“不准抵抗”。

周斗钦命修长余到日本领事馆探询真相，同时向日方通知：长春市坚决执行吉林指示的“不抵抗”的命令。修长余在日本领事馆见到田代领事，田代对我方采取不抵抗政策表示满意。认为这样，则事件不致扩大。并且派臧本书记生和修长余同到南岭会见大岛联队长。大岛说：“南岭、二道沟的军事行动即将结束，剩下的还有驻在城内的马团的一个步兵营，希望能立即撤走，不然将采取行动”。大岛又表示，只要城内我方的军事力量全部撤走，日军可以不开进城内。城内秩序要以公安局现有的武装力量负责维持。修长余对大岛表示，为了城内免遭战火，他决定劝说马团立即撤出，并坚决负责维持城内的治安，保证不发生有伤中日感情的任何事件。大岛表示满意。

当日（19日）夜里，马锡麟团长不得不率领所部一营的全体官兵移向乌拉街，原有的一营驻防地（不久马团长归附熙洽的伪组织，建立吉林伪军第三旅任旅长）。就这样，不到一天的工夫，所有长春地区的我方驻军，在日军偷袭威逼之下，撤走一空。修长余即带领原有不足800名的公安部队，在日本宪兵监视下，维持市面治安。城内和头道沟的交通，中断不到几小时就恢复了正常。而在周斗钦、修长余的屈膝降敌的情况下，长春市的行政机关竟也依旧照常上班，工厂、商店保持完全营业，一如从前。

熙洽认为修长余在这次事变中维持长春市面有功，所以在他组成吉林伪政府之后，就提升修长余任吉林全省警务处长。

翌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，修长余转任伪首都（长春）警察总监后，赵汝梅继任吉林警务处长职。

（摘自《吉林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）